

吉川英治文学奖获奖作品
五木宽之长河系列
[日] 五木宽之 著

青春

放浪篇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大陆地区)版权所有(C)—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版权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全权授予。

COPYRIGHT (C)—1996. THE KODANSHA LTD. —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据日本讲谈社 1993 年修订版译出。

吉图权字 07—1996—080

青春·放浪篇

QINGCHUN · FANGLANGPIAN

〔日〕五木宽之 著

译者：于畅泳 刁克 张伟光
责任编辑：张四季

审校：于长敏
封面设计：青山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长春市人民大街 170 号) 250000 字

吉林东北亚文化发展公司印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8000 册 定价：16.80 元

ISBN 7—5387—1053—1/I · 1010

011001

出版说明

五木宽之是日本当代有广泛影响的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风格朴实，描写细腻，故事生动，雅俗共赏，引起了日本当代文坛的关注，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喜爱，以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日本评论界认为，五木宽之成功地把大众通俗文学和纯文学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因此于1978年授予他吉川英治文学奖。

五木宽之在我国也为广大读者和文学界所了解，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被陆续介绍到我国，如《陛下的高级轿车》、《恋歌》、《晚安，恋人们》、《逝去的梦》等作品，因为格调高雅，主题积极，深受我国读者喜爱。

五木宽之近期出版的“长河系列”和“人生漫谈”系列，轰动了日本文坛，高居日本图书排行榜前列。我社买断了“长河系列”在中国的出版权，首次在我国出版发行。此书付梓前，我们聘请著名文学评论家、出版家、翻译家进行了认真的审读、校正，做到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详实地反映作品原貌。相信这套书会对学术界和创作界提供很好的借鉴、参考作用。

内容简介

[放浪篇]是日本当代文学巨擘五木宽之的长河系列小说《青春》的第三部。《青春》自七十年代问世以来,销售量一直居高不下,1978年获吉川英治文学奖。

伊吹信介等一群充满正义感和青春激情的十几名大学生,组织了一个“白夜剧团”暂时离开学校去北海道巡回演出。他们要现取材现编剧现场演出,想以此来揭露社会的不公和政府的腐败,并唤醒人们的正义感,启迪人们的良知。然而,现实是严峻的;资本家勾结黑社会残酷压榨码头工人,市长靠黑社会支持参加竞选,报社受黑社会威胁不敢报道事实真相。这十余名大学生在与黑社会的斗争中阻力重重,在求生存的道路上伤痕累累。他们人轻言微,势单力薄。他们为正义而奔波,为生存而奔波,也为爱情而奔波。尽管他们遭毒打、被暗算、甚至女同伴被轮奸,但他们毕竟是蓬勃向上的青年。他们不气馁、不灰心、不沉沦,吸取了经验,了解了社会真实之后,决心回到学校换一种方式继续奋斗。

小说展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日本当代社会画卷,也暴露了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之痛苦,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一代的追求与挫折。伊吹一行所见到的,有为养活无父之子而卖淫的中年妇女,有为了吃饭而像机械一样默默劳动的搬运工,有遭强暴却只能忍气吞

声的少女。但是，这十几名为正义而疾呼的学生的行动却不能唤起他们与大学生们并肩战斗。“白夜剧团”的巡回演出在重重压力下失败了，他们不得不在风雪之夜悻悻地返回东京。但是，伊吹信介在离开北海道的前一天终于在一家夜总会找到了失散许久的女友织江，并且言归于好共同度过一个幸福的夜晚。

经受了各种折磨与打击的伊吹等人，终于认识了世界，变得更加成熟、坚强。北海道那白雪覆盖的远山，就像挡在他们生命行程中的铁门，矗立在那里。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要用自己的血和肉去冲破那无情的铁门。为此，他们可能还要经受多次失败甚至是绝望，但这是人生所必须的，所以，他们又“迈开坚实的步伐向前走去。”

目
录

夜 航	1
新的明天	13
初试艰辛	24
在寒冷的地下室	37
深夜“遇鬼”	47
风夜之思	57
欲报私仇	67
报复与反抗	91
码头事件	102
老无政府主义者的眼泪	112
决断时刻	131
卡车剧团	157

目

录

冬日之路	185
石川啄木和马铃薯	191
幻想之中	209
雪、女人和诗人	221
舞台与人生	231
函馆杂记	235
最初的创作	247
老嫗阿茂	261
正义的还击	267
成功与失败	282
在雪中	292
挫折与望乡	298
寻找织江	303

目
录

北国之春尚遥远	313
女招待的作业	324
春天的雪崩	334
斩不断的情丝	344
孤独的出发	362

夜 航

震人心魄的重音掠过，那是汽笛的长鸣。它在傍晚的码头周围久久回响，随即便向冬季黑暗的海峡中消失而去。

周身的寒意使人寂寥却又增添了几分爽快。伊吹信介把脖子缩进灰毛衣的领子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他倚在甲板的栏杆上，遥望着渐渐远去的堤岸和码头。

渡船以惊人的速度前航。大海已经不是蓝色，而是深灰。海水沿着船身向后逝去，渡船泛起的白色浪花朝着逐渐缩小的青森港方向延伸，在港口那边仍然依稀可见的几盏孤灯闪耀在青森的街道。城市冰冷地横卧在夜幕之下。这时从脚下的船舱里不断传来大马达运转时发出的震动声。

这是一片出航时令人情绪消沉的凄凉景象。信介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祥旅途的先兆。他把下巴深深地埋进毛衣领子里，身体再次微微地颤抖着。

“这次旅行能够一帆风顺吗？”

信介心想。

暂且放弃大学生活，与绪方他们远离东京毕竟是信介自己的决定。第二个学期尚未结束时他就离开了学校，打算在周游各地之后的次年春天，即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和新生们一起重新体验一次大学生活。

他的心里并非毫无踌躇与不安，不过最后还是同绪方约定好一起行动。并且从去年秋天到年底他和几位素未谋面的朋友尝试着过了几次集体生活。但那只不过是几次预演而已，绪方考虑的是真正的“演剧与生活的长征”这一近乎于梦想的宏伟计划。冬天先抵达北海道，然后沿着日本列岛渐次南下，于秋天到达九州。

就这样在新年到来之际，绪方和信介等一行人搭上了去北海道的青函（青森至函馆）渡船。此时此刻信介的内心异常兴奋，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仍痴痴挂念着至今依然杳无音讯的织江。

阿薰曾告诉信介说织江在札幌的一家酒馆里打工。正巧绪方率领剧团进行的这次巡回演出也计划从北海道开始。

“或许能在札幌找到她。”

信介闭上眼睛沉思着自己究竟为什么非要找织江呢。不会是所谓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情吧，那可太夸张了。当然或许存在感情的因素。

事实上，信介和织江已经发生过了男女关系。织江曾经清楚地表明她喜欢信介这样的男人。

然而信介对她的感觉却不仅仅如此，那是一种特别的依恋之情，其中既包含着友情，又有对童年时代两小无猜的怀旧，还有类似兄妹之间的手足之情。

信介用手指揉了揉就要被寒气冻住了的睫毛，想象着黑暗的海峡另一边那陌生的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织江。

“喂，伊吹，怎么了？”

有人轻轻拍拍信介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绪方站在那儿，海风拂起了他的长发。

绪方身穿一件厚厚的俄国式茶色天鹅绒衬衫，嘴上还留着小胡子。

信介觉得他的装扮酷似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的“青年高尔基”。可见这身装束对绪方十分适合。

信介转过身背靠栏杆，望着绪方说：

“想想心事。都是由于接受了你的邀请，我们才来到了这种地方。”

“听你这口气，就像是被人贩子诱拐到马戏团的小子。”

绪方苦笑着说，

“马上要开会了，记住来参加，别迟到了。”

“知道了。”

绪方从衣兜里摸出香烟，划燃了火柴，一只手遮挡着，尽量不让海风把火苗吹灭，顺手点燃了烟，一股白雾蓦地朝大海飞去。

他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似地说：

“即将渡过海峡了，以后我们将告别日本本土，开始最初的旅程，这对我个人而言也将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旅行，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北方的海。”

信介扭过头来说：

“真有种莫名的恐怖，大海的颜色让人感到它那狂暴的意

志和盲目的激情。”

“我最担心海上起风，船一剧烈地摇晃，人就要晕船。”

“回船舱吧。”

“好的。”

信介和绪方从陡直的舷梯上并排下到了船底，十一名参加这次巡回演出的伙伴正等在那里。

船舱处在渡船的底部，旅客们也就杂乱地散居在这间低矮、宽敞的屋子里，有人头枕包裹横卧着，有的一家人围成一圈吃着盒饭。

船舱内空气污浊，飘荡着一股难闻的异味儿，令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客舱，不如说是到了难民收容所。

信介并不讨厌这里的气氛，甚至还能让他回忆起许多往事。客人们使用的语言带有浓厚的东北口音，在九州长大的信介并不能完全听得懂他们说的话。

不过这间船舱里充满着一股生机勃勃的朝气和杂乱无章的氛围，令他回想到了曾经在筑丰时的山间生活，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变得心境平和。

墙边的一个角落里十几个男女青年坐在一起，他们看到了绪方和信介走下来，其中的一个人举起手示意他们所在的位置。

这个青年一口洁白的牙齿，面容削瘦，那对浓黑一字眉尤其引人注目。

他叫那智章，是法语专业的学生，也是大学生剧团中一位相当著名的人物。最先响应绪方号召的就是他，在这次巡回公演中他成为演员阵容中的主将。

“来晚了，干事。”

那智章微笑着对信介说。

信介还不习惯别人称他作干事，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发觉那是在叫自己时，便似应非应地点点头，坐在了那智章的旁边。

绪方把香烟捻灭在烟灰缸里，环视了一下坐在他周围的伙计们。

“那么会议就开始了。本来我担心从上野车站到乘船的这段路上弄不好会有人掉队，幸好大家都是平安地离开了本土。我们这次旅行不仅在校内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引起了有关的大学生剧团和全体文化运动同仁的关注。这并非自我吹嘘，以往的戏剧创作方式是把事先编排好的节目单方面地展示给观众，可我们要在这次旅途中创作出像样的新作品来，并把它带回东京。我们这种划时代的戏剧长征的第一步，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再一边演出。不过我们现有的资金仅够应付单程的旅费，因此必须先从赚钱开始。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至今一直依靠父母的资助来演剧的，今后我们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现在还难以预料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顺利地返回东京。弄不好大家会沦为集体流浪者被迫逃回去。既然大家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从上野站乘上了慢车，现在又乘坐青函渡船横渡津轻海峡，那么希望各位能够不违初衷，一起团结奋斗直到来年春天，以上就是我要对大家讲的。”

绪方时而用手理一理额前的长发，一字一顿铿锵有力地讲述着。他尽可能地不使用华丽的词藻，努力用直率的语句来表达。所以他那一番气势恢宏的演讲并未让人觉得其中有多少幼稚的大道理。

这大概体现了绪方的某种品性。

剧组的年轻人有的抱膝，有的晃腿，有的还剥着桔子皮，但都在认真地听着他的发言。

绪方四下看了看接着又说：

“还有关于给剧团起名字的事，过去一直悬而未决，今天晚上我们把它确定下来，好吗？”

“还是有个正式的名字好，我已经想好了一个。”

那智章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高声说。

绪方说：

“我这儿也有一个，谁还想出了其他的名字也都说出来吧。请大家自由讨论，船开始摇晃了，如果不认真地商量一下，可就要晕船了。”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这时一个圆脸的小个子姑娘举手要求发言，她梳着刘海儿短发，看上去像个男孩子，信介只知道她是表演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岛京子。

“叫犹太剧团怎么样？”

“犹太？”

“不好吗？”

“什么意思？”

绪方问道。

岛京子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缩了缩脖子说：

“今天的与会者共有十三个人，恰好今天又是星期五。”

“那么我们中间谁会是叛徒呢？还有，基督又是谁……”

那智章略带讽刺似地说。

岛京子的脸上已有些绯红，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这个名字顺耳才说出来的嘛。”

信介搞不懂十三人，星期五和犹太有什么联系，他以前从未读过圣经，对基督教的知识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看见绪方赞许地点着头便带有些许内疚的心情自言自语：

“取这种外国名字好吗？”

“而且会让人误解为我们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教的剧团。”

旁边有人插话。

“我们还真有点这个意思。”又有人打岔。

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

“叫‘放浪座’怎么样？”

“让人感到有些古典的浪漫主义色彩。”

“那么‘漂流’剧团呢？”

“这个倒不错，可惜缺乏吸引力。”

“十三人游击队呢？”

“太做作了。”

“大众剧团如何？”

“有点儿盛气凌人的感觉，叫人受之有愧。”

大家各抒己见。

信介也在琢磨着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伊吹君。”

那智章招呼信介，

“作为剧团的干事，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是啊。”

信介也正想要说点儿什么,可是突然从自己嘴里冒出一句话来,连他也觉得好笑。

“就叫矿山剧团好不好?”

大家一哄而笑。

信介苦笑着挠了挠头说只是开个玩笑。

那智章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

“那是因为伊吹干事是筑丰人嘛,北海道也有不少煤矿,说不定这个名字能行,只是有些俗气,过于大众化。”

“这个不算数。”

信介摆摆手,

“那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那智,你考虑的名字呢?”

那智章点点头,面带几分得意的神色,理了理头发说:

“就叫白夜剧团吧。”

“嗯,不错。”

“现在日本所处的状态正所谓是相对稳定时期的虚假的和平与繁荣,也就是说看似白昼实是黑夜,为了表现这一时代特征,反映出等待即将到来的黎明之意,我想起了白夜这个名字。”

那智章像事先准备好要进行答辩一样地侃侃而谈。但他这种生硬的表达方式却令信介感到有些幼稚和压抑。

信介心想:这家伙真能说大话呀。

看看周围的伙伴们,大家都对这个提议表示欣赏,互相点着头。

“陀斯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就叫这个名字。”

信介说。他并没有读过这部名著,只是知道书名。

“白夜剧团。嗯。”

绪方连续重复了几遍，点点头说，

“不错嘛，怎么样，弟兄们。”

大家围绕着绪方的表态开始各抒己见，继续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这时信介觉得船身大幅度地左右摇晃，起来，外面起雾了，渡船发出沉闷的汽笛声在夜色中前行。

信介感觉自己即将踏入一个崭新的生活经历之中，心情随之豁然开朗。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剧团的名字最终定作“白夜。”其间也曾有人说这个名字过于文学化，但终于在那智章的极力说服下被确定了下来。

船舱里已是一片寂静，会议结束后，大家各自躺下，有的用报纸遮住脸，有的俯卧着，都已进入了梦乡。

信介和绪方并排躺下，他闭了会儿眼睛，却难以入睡，绪方的鼾声富有节奏感地与马达声重合在一起。

信介起身四下望了望，几乎所有的人都已横卧而睡，船身依旧缓缓地摇曳着。

“睡不着吗？伊吹君。”

这时传来了说话声。

信介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一看，原来是岛京子。

她睁着眼睛躺在那边，头枕着一只提箱。

“这么缓慢地摇晃着可真讨厌，反正要摇晃不如摇晃得厉害点儿。”

“我想起了去年洞爷丸号遇难的事。”

信介说。

去年秋天台风北上，青函渡船洞爷丸号失事，船上的大部